



悦读
滨州

文苑 影像 史志



下载品质滨州
畅享品质生活

鲁北晚报

15

2025.7.23 星期三
责编:曹玉

邮箱:sdlbwb@163.com

夏日絮语

□赵东梅

夏日的风
夏日的雨
夏日的虫鸣
夏日的蜻蜓

夏日的紧张
夏日的期待
夏日的酷热
夏日的重逢

大自然不会偏爱某一个季节
每一个季节都有每一个季节
的“长征”

没有春日的播种
就没有夏日的成长
没有秋日的收获
就没有冬日安静沉睡的闲情
其实何尝不是冬日的休憩
滋养了土地万物
换来了来年的春和景明

夏日肆意流淌的汗
在高大树木提供的阴凉里自然风干

雨水浇灌着蓬勃生长的植物
汗水浇灌着热辣滚烫的人生
虽然汗里偷偷藏着泪
但那又怎样
有笑有泪才是生活
起起伏伏才是活着的见证

树上的知了在尽情地歌唱
像极了你我蛰蛰似的一生
只有拼尽全力得来的自由
才弥足珍贵
唾手可得的从来不会珍惜
就像很多人会为春日的一棵
嫩芽惊喜
却很少为夏日满眼的绿意动容

为母亲包顿入伏饺子

□李树坤

入伏这天,天有点阴,空气里浮游的微凉竟不似往年伏日那般灼人。人们常说,入伏之后天气会越来越热。在我们北方,这天有吃水饺的习俗。

一大早,我拨通母亲的电话,告诉她中午接她来县城,到我家吃饺子。开始,母亲还不想来,禁不住我的劝说,便答应了。

记得还是少年时,我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去城里的书店买书,十几公里的路要用近一个小时,路十分难走。如今,路好走了,汽车行驶在回乡的坦途上,十几公里路程,如今竟用不了一刻钟时间。推开房门,看到母亲早就做好了准备。接上母亲,很快就返回了县城。

妻已经切好了肉馅,面也已揉好。我们两个在厨房里摊开一片待包水饺的阵势。母亲见状,习惯性地要挽起袖子当帮手。妻子说,您休息一会吧,有我们两个人就行,母亲便坐回到沙发

上,目光柔和地扫视着厨房里忙碌的我们。

一张圆圆的面皮摊开在掌心,用一只小勺装上馅料,用手一捏,一个元宝样的水饺便成形了。此刻,我想起了儿时在农村生活的那段时光。每年的除夕,母亲都在灶台前忙忙碌碌,案板上那一小碗可怜巴巴的肉馅,被掺进一大堆切好的白菜馅料里,几乎不见肉的踪影。那时候,只有过年才买上三五斤肉。母亲切下一小部分用来拌饺子馅,另一块要留下来招待过年来家里拜年的亲戚朋友。当时,我们还小,并不明白母亲的用意。后来才知道,不光母亲这样做,许多人家都是这样。只不过是为了不显得日子过得寒酸,待客时才在菜里多放些肉。这样一来,我们自己吃的水饺里肉馅就少了。

有一年除夕,我们都盼望着能饱吃一顿饺子。那天,母亲包水饺的时候,悄悄在肉馅稍多些的饺子上捏了

几个折痕。水饺出锅后,她把那些带有“标记”的饺子夹进我们姊妹几个的碗里。记得那顿饺子我们每个人都吃得肚皮滚圆,只觉得肉香盈口,连连打着饱嗝。饭后我同妹妹欢天喜地跑去找伙伴玩耍,姐姐则留下帮母亲收拾碗盏。后来姐姐悄悄告诉我,她在拾掇时发现地上掉了一个饺子,拾起在煮饺汤里略涮了涮便吃了下去,她说那个水饺几乎没尝到一点肉腥味。她问母亲时,母亲很平淡地说:“那可能正好是最后一个水饺,快没馅料了,肉自然就少了。”

水饺包好了,接下来就忙着煮水饺。看着大肚的水饺在锅里翻腾,一股股热气扑面而来。待锅里的饺子圆滚滚浮起时,水饺熟了。用笊篱捞出来,盛入盘中,端上了餐桌。

母亲夹起一个,细细品嚼后,说:“这饺子真香,里面的肉比买的好吃。”我赶忙给母亲往碗里添了几个,并说:

“那您就多吃些。”

母亲身体硬朗,多次想接她到城里来,她说住楼房不习惯,坚持独居老家。母亲的饭量一直很好,妻子怕不够,特意多包了些。看着热气腾腾的水饺,母亲轻声叹口气说:“现在日子比以前好了,我就盼望着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记得以前,我们家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水饺。为了吃到满口肉馅的水饺,我们足足盼上三百六十个日夜。如今,吃水饺早已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候,我们懒得动手,叫个外卖便把水饺送到家里,也可以一家人去餐馆饱吃一顿。

一箸入伏的饺子,馅料里裹着两重滋味:一重是岁月流转带来的丰足,一重是恒久如初的牵挂与孝心。而在我看来,母亲将装满肉馅的水饺,悄悄夹到我们碗中那无声而绵长的爱,才是胜过任何节令的美味佳肴。

娘的针线簸箩

□舒琦

一直想写写娘的针线簸箩,却一直没有写成。不是没有细节,更不是记忆模糊,而是不知写哪一只。

娘一生用了无数个针线簸箩,黑色的,白色的,灰色的。柳条的,铝的,铁的。样子并不好看,多数是就地取材,用食物的包装品或纸盒子代替。

针线簸箩里放着必需品,各种颜色的线,粗细不一的针,不同材质的顶针,一把锋利的剪子,一把钢锥子等。线穗子、纺线的顶杆轴有时候也聚在里面待命。

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顶针。顶针就是戴在中指上的一个圆圈,有铜的,有铁的,有铝的。做针线时,特别是做鞋子时,顶针便派上了大用场。娘的力气不够,便用顶针助一臂之力,把针挤进鞋底。这有点像战场上催马奋进的皮鞭。顶针上布满了均匀的小坑,这些小坑是不同的战场。娘在这些战场上不知打了多少场硬仗,拿下了棉裤、棉靴等山头阵地。

遇到棉鞋一样的硬活,娘还得借助尖嘴钳,用钳子夹住针的上半部,把针线拔河一样拔出来。

锥子也是必不可少的钢铁战士。遇到顶针也无能为力的时候,娘便握紧那把磨得雪亮的钢锥,先打攻坚,在鞋底上扎一下,再用大针带着粗粗的麻线用力穿过,省下不少力气。

麻线是娘自己用手搓的。几十股细线合在一起,一头由一个人牵着,娘铆足了力气,手心里吐口唾沫,两手心反复拧搓。干这个活不能松松垮垮,必须抓紧,狠搓,直到拧成紧凑的麻线。“拧成一股绳”这句话,大概发源于此。

我兄妹6个,加上爹娘8口人。你算算,娘一年下来得做多少件衣裳,多少双鞋子。夏有单,冬有棉,娘就像个尽职尽责的后勤部长,一刻也不得歇。况且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用不了两三年,衣服便小了,鞋子便夹脚了。

我以全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高中的那年,娘为我做了一双结实的黑色布鞋。因为当时没有自行车等代步工具,每周我需要两次回家带干粮,每次步行7华里。娘在鞋底打上了枣花一样美丽的疙瘩,就像乡亲们栽种的秧苗,横平竖直,很是好看。

娘像个不停旋转的陀螺,想停也停不下来。

记忆中,娘从不下地挣工分,不是不想去,而是没空。大的哭,小的叫。缝衣,做饭,喂猪,忙不完的家务,让娘的身影一天比一天矮小。

我曾在文章里无数次描写过娘穿针引线的手。我写过诗歌《棉裤》,写过散文《娘花》。但娘一篇也没看到,早就撒手人寰了。

我一直想为娘虚拟一只老花镜或近视镜。但娘到老,既不近视也不花眼。因此,娘看人很准,娘相不中的人,一般不是什么好人。

针线簸箩像一枚枚军功章,挂在娘的炕头上,一年四

季,针线簸箩里落满了星光与朝霞,也记录了苦难与希望。

当孩子们翅膀硬了,一个个飞向远方,娘的针线簸箩也老了。娘一不小心,最后一只桔黄色针线簸箩掉在地上,碎了。

娘跟着孩子们进了城市,针线簸箩被岁月吞噬,成了古迹。但我心里,却有一座用人工建立的纪念馆,其中一部分,是娘与她的针线簸箩,诉说着酸风苦雨,也打捞着亲情的珠贝。

